

杜诗论丛

吴鹭山 著



杜诗论丛

吴鹭山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刘 航

责任编辑 刘耀林

杜诗论丛

吴鹰山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6.75 插页2 字数135,000 印数0,001—6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4 定 价: 0.76 元

前 言

这本《杜诗论丛》，是我于一九五六年和亡友浦江清教授合注《杜甫诗选》后开始写的。当我担任《杜甫诗选》一部分注释工作时，需要翻阅前人有关杜诗的论著，以资考核，从而发现了不少疑难问题。所谓“见仁见智”，觉得很有提出讨论的必要。因诗选限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规定的体例，不可能在注释以外牵涉其他问题。于是即在翻阅中随手写些笔记，准备在注释工作完成以后，再与江清联系，合写专书。人事奄忽，不料江清竟于诗选出版的那一年一病不起；而我亦有丧子之戚，这个心愿就搁了下来。一九七一年，里居养病，较多暇晷，因检旧时笔记，稍加整理，才写成了这本小册子。

杜诗是中国文学遗产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巨作。它的确象《新唐书》传赞所说：“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”。从两宋以至清代，注杜论杜，蔚为风气；然歧见纷纭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还很多，一直到

现在仍有争论。如对作家作品的理解 以及难句难词的诠释等等，都尚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。本书就试图在这方面稍尽绵薄，蠡测管窥，未敢自以为是，仅供爱读杜诗者的参考。书尾并录旧作长短句《踏莎行》，亦聊见我写这本小册子的一点意思而已。

《浙江书讯》编辑蒋德闲弟，曾受浙江人民出版社刘耀林同志之托，向我约稿，乃重理此稿以应之，并就正于读者。

吴鹭山

一九八一年七月

内 容 提 要

杜甫所创作的伟大瑰丽的诗篇，是我国文学遗产中的瑰宝。多少年来，注者蜂起，论家辈出，篇义章旨，抉发实多。对古典诗词很有研究的吴鹭山先生的新作《杜诗论丛》，就是近年来我国杜诗研究的成果之一。书中对于杜诗的文学理论、创作方法、人道主义、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，以及体裁、风格、人物交游、咏怀状物、名物训诂等等，无不有所涉及。在论述中，作者本着“知人论世”的宗旨，不离开诗人的身世和时代而硬把今人的思想观点强加在古人头上。在论据方面，旁搜博取，而不囿于一家一人的学说，或从或否，都有自己精辟的见解，这对廓清过去笺注者的一些偏见和误解，是有所助益的。

杜诗内容非常复杂而丰富，评论者往往“见仁见智”而有所分歧。作者本着“百家争鸣”精神，对郭老在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中的“扬李抑杜”问题，以及对杜诗的某些“曲说”和“误解”，列举了大量事实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不失为一家之言。

目 录

卷 一

- 1 有关文学理论问题
- 5 学习和创造
- 9 杜诗与屈赋
- 12 儒墨精神和游侠风气的影响
- 15 老庄思想影响
- 18 关于人道主义的几个问题
- 21 反对开边和反映农村
- 27 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两个特点
- 33 沉郁顿挫
- 37 再谈沉郁顿挫
- 41 五言诗
- 46 七言歌行
- 51 排律
- 57 五律和七律
- 63 五绝和七绝

卷 二

- 68 咏马

- 71 咏凤凰
74 鹰、鹤、雕
78 荔枝
81 杜诗中的曹操和诸葛亮
84 杜诗中的“少年”和《少年行》
87 游仙诗
91 关于《大云寺赞公房》四首诗的编年
95 关于《梦李白》和《佳人》几首诗
98 《同谷七歌》与《胡笳十八拍》的关系

卷 三

- 103 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
109 《北征》
118 《秋兴八首》
123 《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》
126 《赠花卿》
129 《谒真谛寺禅师》
131 “新松”、“恶竹”及其他
134 名物三考
138 杜诗辨释七例
145 用典
148 杜诗的真伪

卷 四

- 154 干谒
157 辞幕

- 161 再谈辞幕
- 163 关于房琯及陈子昂
- 167 杜甫与郑虔
- 171 郑审、杜位及其他
- 175 杜甫与苏涣
- 182 交游二辩

附录

- 187 评郭沫若说杜诗
- 193 再评郭沫若说杜诗
- 201 三评郭沫若说杜诗

- 207 自题《杜诗论丛》

卷一

有关文学理论问题

杜甫，作为伟大的诗人，虽然还没有象后来的白居易所提出来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那样的文学理论，而实际上，整部杜诗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文学倾向，并且在个别作品里也接触到了一些文学理论的问题。例如《戏为六绝句》，诗人在这六首诗里就曾经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。一方面，他认为对文学传统应该给予尊重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魏《乐府》固然要向它们学习，就是南北朝诗作以及初唐四杰们的“当时体”也不能一概抹煞。他反对有些文人对南北朝作家庾信的“嗤点”：

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。

今人嗤点流传赋，不觉前贤畏后生。”

也反对对初唐四杰的轻薄讥议：

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

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

杜甫的意思是说，庾信及四杰们在文学创作上都有他们不朽

的成就，值得重视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指出了文学遗产中的糟粕，如那些重形式而没有真实内容的作品，应该给予扬弃，所谓“别裁伪体亲风雅”，就是说明了这一点。同时，诗人对当时文学界的写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作了批评和指点：

“或看翡翠兰苕上，未掣鲸鱼碧海中。”

“窃攀屈宋宜方驾，恐与齐梁作后尘。”

后生辈动辄嗤议前人，但他们自己的作品，仍然存在着一一种纤巧的形式主义的倾向，不但不能超越齐梁时代，恐怕还要落在齐梁的后面，更谈不到那种直追风骚的伟大的才力和气魄了。在这里，表明了诗人对待文学创作的严正态度，也显示了诗人现实主义的明确倾向。

在《偶题》这首诗里，诗人对文学创作方面也曾作了具体的叙述。他这样说：

“骚人嗟不见，汉道盛于斯。

前辈飞腾入，余波绮丽为！

后贤兼旧制，历代各清规。

法自儒家有，心从弱岁疲。

永怀江左逸，多谢邺中奇。”

这里主要地说明了两点意思：其一，文学作品要有现实内容，词句的工巧乃其余事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就是很好的范例；汉魏《乐府》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，没有失坠。其二，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社会作用，儒家论诗有“兴观群怨”之旨^①，其意义就是提高了诗歌的社会作用。关于这两点，

①《论语》：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

诗人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是始终遵循着的。这也就是诗人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奠基者的理论根据。

还有，《同元使君〈春陵行〉》这首诗也值得注意。在这首诗里，作者对元结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：

“粲粲元道州，前圣畏后生。

观乎《春陵》作，歛见俊哲情。

复览《贼退》篇，结也实国桢。

贾谊昔流恻，匡衡尝引经。

道州忧黎庶，词气浩纵横。

两章对秋月，一字偕华星。”

元结所以得到杜甫这样的推许，也不是偶然的。元结作的《春陵行》和《贼退示官吏》二诗，所描写的都是有关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，尤其是民生疾苦问题，真象老妪絮语一样，朴素而又详尽，的确做到了“达下情”的地步。^①这些诗的艺术性虽然还不算怎么高，不能和老杜的《兵车行》、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作品相提并论，但是他们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却是一致的。同时，老杜在《同元使君〈春陵行〉》的序文里曾经这样指出过：

“……今盗贼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结辈十数公，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，万物吐气，天下少安可待矣！不意复见比兴体制、委婉顿挫之词。”

正因为元结是一个“知民疾苦”的诗人，所以才能写得出这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。他把诗人和作诗紧紧地结合起来

^①元结《春陵行》序有“故作《春陵行》以达下情”之语。

了。杜甫所说的“比兴体制”，也就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而言的。

从以上所举的几首诗看来，杜甫说的虽然还不是完整的文学理论，但也已接触到了有关文学理论的问题——文学的传统，文学的内容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。后来白居易的文学理论，也正是受了老杜这种文学创作倾向的影响而提出来的。它是杜诗的现实主义的继续和发展。

学习和创造

杜甫热爱文学传统，无所不学，但也不被古人所拘囿；学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皆能取其神而不袭其貌。他的诗作，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，都表现出他的独特的创造性。陆游尝称杜甫的诗：“清庙生民伯仲间”，“生明清庙非唐诗”。^①这是说杜诗可和《诗经》相比。但是，杜诗究竟不似《诗经》，即就形式方面来说，《诗经》以四言为主体，魏晋诗人如曹氏父子及陶渊明等也常采用这种四言形式，而在杜诗中就找不到一首四言诗；至于内容方面那更不用说了。杜诗所反映的全是诗人生活着的盛唐时代的社会现实，和《诗经》的内容丝毫没有相同之处。不过，说杜诗和《诗经》绝无关涉则又不可。杜诗不似《诗经》，这正是杜甫善学《诗经》处，因为他学的是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精神，推陈出新，而不是一意模仿。他在《戏为六绝句》中提出的所谓“亲风雅”，主要的也就是和国风、大小雅精神相接而不在貌似。

杜甫学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也是这样。如《同谷七歌》，陆时雍说它“稍近骚意，其粗放处，正是自得”。这

^①见陆游诗《读杜》、《读杜诗》。

也说明了杜甫的学骚，未可以迹象求之^①。但是，《同谷七歌》不仅似《楚辞》，也似《乐府》，如末首之开头四句：

“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，三年饥走荒山道。长安卿相多少年，富贵应须致身早。”和《古诗十九首》的“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，无为守贫贱，轲轲长苦辛！”（《今日良宴会》）等语意，也是息息相通的。其他如《渼陂行》、《寄韩谏议注》、《幽人》诸篇，也都和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有着血缘关系。这还要我们读者仔细地去体会。《兵车行》、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诗，我们都知道它们是从《乐府》古辞的《十五从军征》、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（陈琳）蜕变而来的；但杜诗在题材、主题、形象、语言、结构上都不是蹈袭而是创造。不仅如此，《兵车行》、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诗题都是取自当时的现实，而不再用《乐府》旧题。这正如元稹所说“即事命篇，无复依傍”。这些地方，杜甫比同时代任何一个诗人都来得进步。李白虽也善学《乐府诗》，但是，他的《将进酒》、《乌夜啼》、《战城南》等诗，还都是沿用《乐府》旧题，不如杜甫能取能弃。杨西河说：“自六朝以来，《乐府》题率多模拟剽窃，陈陈相因，最为可厌。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，上悯国难，下痛民穷，随意立题，尽脱前人窠臼，《苕华》、《草黄》之哀不是过也。乐天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等篇，亦自此出，而语稍平易，不及杜之沉警独绝矣。”此话说得很中肯綮。

杜甫不仅向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以来的诗人

^①参阅本书《杜诗与屈赋》一文。

学习，也向同时代的诗人学习，吸取他们的长处，所谓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），杜甫确实是这样的。他不但推重四杰——王、杨、卢、骆的诗，认为是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；就是沈佺期、宋之问等的诗，虽然免不了齐、梁宫体诗的余习，但杜甫对他们的诗律方面的成就也很重视，多所取法。元稹尝称杜甫“盖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”^①，这也只有象杜甫这样虚心地向古今诗人学习，取长补短，才会能够达到那样的境地。

采用前人的句法入诗，这在杜集中是常见的。除了《草堂》诗的“旧犬喜我归，低徊入衣裾”及《忆昔》诗的“愿见北地傅介子，老儒不用尚书郎”等句采用《木兰辞》句法外，其他的例子也还很多。如《小寒食舟中作》有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”二句，黄山谷说是祖述沈佺期^②。《桃竹杖引赠章留后》一首，仇沧柱说是出于宋之问的《嵩山天门歌》。^③采取前人的句法入诗，在大家本无所忌，“青取于蓝而青于蓝”，主要是看作者如何去运用它。如果只拾前人的唾余，了无新意，那当然是不足取的了。

①见元稹《杜工部墓系铭》。

②沈佺期诗有“船如天上坐，人似镜中行”、“船如天上坐，鱼似镜中悬”等句。

③宋之问《嵩山天门歌》：“登天门兮坐盘石之嶙峋，前泓泓兮未半，下漠漠兮无垠。纷窈窕兮岩倚披以鹏翅，洞胶葛兮峰嶙嶙兮龙鳞。松移岫转，左变而右易。风生云起，出鬼而入神。吾亦不知其灵怪如此，愿游杳冥兮见羽人。重曰：天门兮穹崇，回合兮攒簇。松万接兮挂日，石千寻兮倚空。晚阴兮足风，夕阳兮绝红。试一望兮夺魄，况众妙之无穷。”

杜诗也有概括前人的语意而成的。后人读书不多，可能不大觉得。钱牧斋认为《解闷十二首》的末后三首咏荔枝，是概括张曲江《荔枝赋序》“物以不知而轻，味以无比而精，远不可验，终然永屈，士无深知，与彼何异”的语意。我们试仔细体味这三首诗，理或如此。这在读者原可不必究其来历。但在这里，我们也可以大概知道杜甫写诗的旁搜博采之勤。王世懋说：“杜子美出，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，马淳牛溲，咸成郁致。”这的确不是什么过誉的。